

從「冷戰的和平」到「圍牆的和平」

——德國戰敗四十年後的柏林

蘇秀法

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美國總統甘迺迪在西柏林市政廳前對柏林市民發表名震一時的「我是柏林人」(Ich bin ein Berliner)講演。甘迺迪說：兩千年前最驕傲的一句話是「我是羅馬人」，今天在自由世界最驕傲的一句話就是「我是柏林人」。柏林聽眾曾經像被電擊似的震撼，報以熱烈而持續的掌聲。

德國戰敗，今(一九八五)年恰屆四十週年。被包圍在共黨紅色海洋中的孤島西柏林經歷過一次又一次的危機；每次危機都在戰爭邊緣。柏林曾被形容為「冷戰中的火熱戰場」。如一九四八、四九年的「柏林封鎖」，如一九五八年赫魯曉夫要求美、英、法三國駐軍六個月內撤出西柏林的「最後通牒」，以及一九六一年豎立的「柏林圍牆」。自一九七一年美、英、法、蘇四國簽訂有關柏林的「四國協定」之後，柏林情勢轉趨和緩，出現短暫的和平局面。但西柏林的命運完全繫於兩個超級強權的外交動向，是身不由己的。

今天，西柏林人生活在「圍牆的和平」幻影之下，心情複雜而又微妙。

「柏林封鎖」和「最後通牒」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根據盟國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二日倫敦會議及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和七月二十六日的補充協定，德國全國被劃分為四個佔領區和一個柏林特區。在四國共管的情勢下，大柏林又分成美、英、法、蘇四區，戰後的柏林成爲四國分區佔領的城市。

大柏林四國佔領區面積分配是：

美國佔百分之二十三點九，

從「冷戰的和平」到「圍牆的和平」

英國佔百分之十八點七，

法國佔百分之十一點八，

蘇聯佔百分之四十五點六。

今天，美、英、法三區合稱為西柏林，蘇區即為東柏林。

一九四八年三月和六月，蘇聯開始杯葛柏林盟國最高權力機構之四國管制委員會，蘇聯和西方國家之間已出現了嚴重歧見。同年六月二十四日，即西德貨幣制度改革的天，蘇聯佔領機構立即宣佈封鎖一切通往柏林的水陸交通，爆發了近代史上所謂的「柏林危機」，柏林也就成為當時東西集團冷戰的火熱戰場，全世為之震撼。

這時距離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尚不到三年，驚魂甫定的歐洲人，又在就心將面臨一場新的戰爭。

為了因應蘇聯採用這項嚴重的水陸交通封鎖，美、英、法三國決定三項原則，以確保西柏林在蘇聯勢力範圍內的存在，這三項原則是：

一、三國部隊駐防西柏林；

二、西柏林在財政、經濟和司法制度上和西德整合；

三、保證西柏林對外交通的暢通。

蘇聯對柏林的封鎖從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四日起到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止共三百二十二天。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盟國建立「空橋」，為西柏林居民的一切日常生活必需品和燃料及取暖用的煤斤全部以飛機運送。在三百二十二天的封鎖中，飛行二十七萬五千架次，總共運送西柏林一百六十萬公噸的補給。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六日一天，即動員飛機一千三百四十四架次，輸送物資一萬二千九百四十公噸，打破單日輸運量的最高紀錄。

「空橋」輸運期間，盟國有七十六人殉職，大部份為飛行員。以國籍區分，美國死亡三十一人，英國死亡四十人，德國（地勤人員）死亡五人。

「空橋」運輸的費用，美國三億五千萬美元，英國一千七百萬英鎊，德國一億五千萬馬克。

一九五八年，柏林又出現另一次危機，再度成為東西冷戰中的火熱地帶，即蘇聯總理赫魯曉夫給予美、英、法三國的「最後通牒」。這事距離「柏林封鎖」的時間剛好十年。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赫魯曉夫在莫斯科體育館發表演說，主張整個大柏林是東德的首都，要求美、英、法三國軍隊應在六個月之內撤出西柏林，使西柏林成為「非軍事化的自由城市」。如西方三國不在六個月限期內和蘇聯就這項要求舉行談判，則蘇聯將和東德政權單獨簽訂和約，承認東德對西柏林的空中（包括三條空中走廊）、陸上及水域都擁有主權，根本取消三強繼

續留在西柏林的權利。

赫魯曉夫的「最後通牒」含有兩個目的，一是先使柏林中立化，再就是將之併入東德版圖。

蘇聯出此威脅姿態，和一九四八年發動的「柏林封鎖」以及後來一九六一年豎立「柏林圍牆」的動機完全相同，就是西柏林的存在，充分表現了西方民主櫥窗的功能，展示出經濟繁榮和文化活動的多樣性，吸引共黨地區人民的嚮往，川流不息地經由這個城市奔向西德和西方國家。在投奔自由的浪潮下，東德首當其衝，如不阻塞，必將影響整個東歐集團的安定。

一九五八年——赫魯曉夫「最後通牒」那一年，由東德向西方投奔自由的人為二十萬人，一九五九年十五萬人，一九六〇年二十萬人，到了一九六一年上半年——柏林圍牆築成之前，數個月之內激增至三十萬人。

赫魯曉夫的恫嚇，經美、英、法三國堅決拒絕，終未得逞。

柏林圍牆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二、十三日深夜，大羣東德士兵、警察和工人為柏林放置第一批磚石及裝設鐵絲網，從此堵塞了東德人民進入西柏林的通道，斷絕了投奔自由者的希望。

直到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柏林圍牆」始算全部正式完工。為了築牆，東德投注的軍、警及工人人數達兩萬人，花費約值當時二千萬西德馬克。

「柏林圍牆」高四點二公尺，厚五十公分到一公尺，環東德及東柏林邊界的長度為一百六十四公里。

東德宣佈豎立「圍牆」的動機是由於下列幾個原因：

——防止以西柏林為基地的間諜向東德滲透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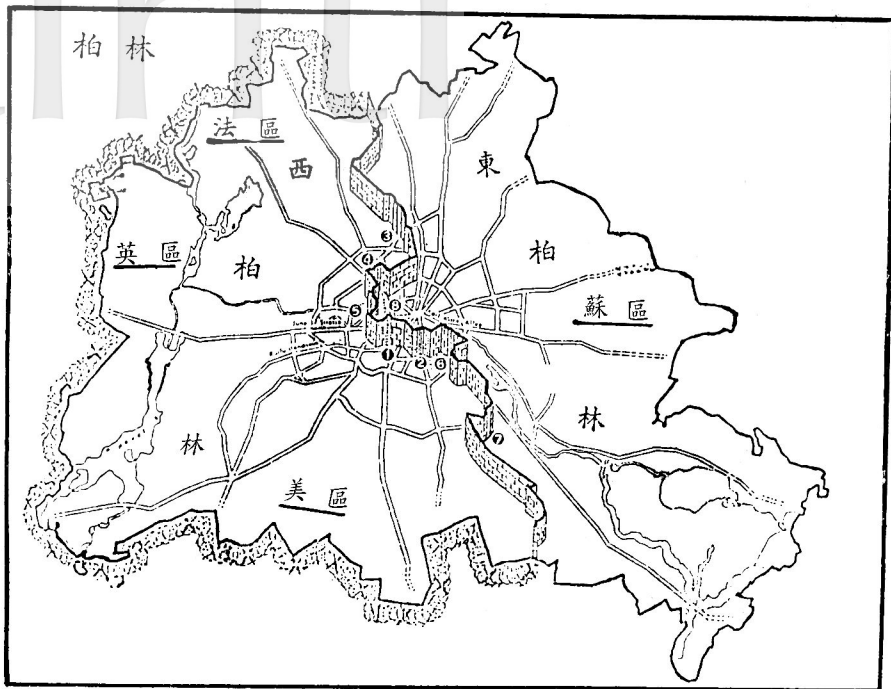
——防止馬克黑市交易（當時官定兌換率為一對一，但黑市為西德一馬克可兌換三至五個東德馬克）；

——防止東德人口經由西柏林大量外流（一九四九至一九六一年八月，東德人民經由西柏林投奔西方國家的，僅以接待難民的西柏林瑪琳菲德收容中心一處登記數字即達兩百五十三萬人，經由西德邊界逃出的尚未列入統計）。

東德估計因人口大量外流，平均每年損失約為當時幣值三十億西德馬克。

凡是被邀請到西柏林訪問的外國貴賓，包括各國元首在內，柏林市長或邦議會或邦政府都要安排一項參觀「柏林圍牆」的節目，參觀是乘直昇機或到西柏林前德意志帝國議會大廈陽臺上瞭望。但參觀圍牆節目最近却也造成了一場外交風波。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八日應邀到柏林訪問的一個希臘議會代表團，拒絕柏林邦議會為之安排的參觀「柏林圍牆」節目，一時引



(1) — (8) 圍牆通行關卡 柏林圍牆 鐵絲網

起德國方面的憤怒。當時西德總統卡斯頓 (Karl Carstens) 以及波昂政府對於來自雅典的客人顯然感到不悅，很多西德聯邦議員紛提抗議；柏林邦議會議長認為希臘人這種作風不啻是對地主國的一種侮辱。

卡斯頓總統在接待這批由議長亞勒夫諾斯 (Alevras) 率領的希臘議會代表團宴會中說，如果希臘代表團所有團員都能對柏林情勢建立一個正確概念的話，他個人將會感到高興。卡斯頓指出「柏林圍牆」是一個刻劃痛苦的傷痕，德國人是不會認命的。德國人也不相信歷史上記載的最後一句祇是「柏林圍牆」和德國分裂。

西德外交部一位資深人員告訴希臘議員：德國和西柏林被這座不人道的邊界隔離著，希臘議員拒絕參觀，真無法理解！每一個經自由選舉產生的歐洲議員都應該認識到這座圍牆是代表扼阻自由的醜惡象徵。

當時聯邦國會基民黨和基社黨黨團主席達瑞格 (Dreger) 說：如果他們參觀了圍牆或去看看分割柏林和德國一望無際的鐵絲網，他們就知道「柏林圍牆」和鐵絲網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了。達瑞格對希臘和東德計劃中擬訂引渡條約的事，非常關切，因為這個引渡條約一旦簽訂，將來逃離東德的人就會被雅典遣返原居地，永遠無法達成投奔自由的願望。根據德意志聯邦基本法，德國國籍祇有一個。達瑞格認為，目前由於這個引渡條約問題，德國和希臘的關係存在著嚴重的障礙。

西德聯邦國會德國——希臘小組主席民社黨人士魯克 (D. Lunck) 在致希臘議員代表團團長公開信中表示「震撼」。因為社民黨和柏林居民對於塞浦路斯及塞島分割首都尼古西亞，一直寄予深切的同情。

德國基社黨議員尼格爾（L. Niegel）因之拒絕參加希臘駐西德大使歡迎該代表團的宴會。他在回箋上特別寫著：「世界沒有一個地方像『柏林圍牆』一樣可以清楚地看出蘇聯違反人道的特性」。

希臘方面的解釋——議長亞勒夫諾斯向西德聯邦國會議長巴斯爾（R. Barzel）解釋該代表團不能接受參觀「柏林圍牆」的立場是：（一）考慮代表團內共產黨籍團員的態度；（二）顧及全團的整體性；以及（三）不願傷害希臘和東德間現有的良好關係。希臘代表團甚至在可以眺望圍牆的前德意志帝國國會大廈參觀時，也特別挑選一間看不到「圍牆」的房間敷衍了事。

西德報紙分析，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執政以後，就不斷為北約組織和歐洲共同市場國家製造頭痛問題，甚至對西柏林也不「赦免」；但是拒絕參觀「柏林圍牆」的怪行，對住在塞浦路斯島上的希裔居民精神上的打擊難以估計。

希臘反應——雅典保守派報紙認為希臘議會代表團拒絕參觀「柏林圍牆」，勢將增加德、希關係上一項沉重的負荷。但同一天，希臘政府發言人談及德國傳播媒介對希臘議長的攻擊言論是由於德國政府的授意，並辯稱德、希雙方共同協議的訪問節目中並無參觀「柏林圍牆」一項，因此希臘政府不認為這個問題已造成所謂「事件」。

希臘共黨機關報「中央報」評論說，由於共黨黨籍議員的堅定立場，才阻止了「柏林圍牆」的「朝聖」之行，希臘議會代表團也就未成為「東西冷戰中的祭品」。

這個希臘議會代表團回到雅典後，其中一名西德基社黨姊妹黨的希臘新民主黨議員立即表示，他個人決定再來柏林一次，並參觀「圍牆」以示對西德的敬意。

十一月十三日，希臘保守派新民主黨議員廿人繼這名議員之後，也飛到柏林，在前德意志帝國國會大廈陽臺上眺望「柏林圍牆」，表示是對拒絕參觀「圍牆」的該國議員代表團的嚴正抗議。

四國協定 (Quadrupartite Agreement)

一九六〇年代中期以後，在歐洲東、西雙方顯現出符合彼此利益均等的趨勢，因而逐步導致西柏林局面的緩和。

一九七一年九月三日，美、英、法、蘇簽訂有關柏林的四國協定，於一九七二年六月三日開始生效。

四國協定雖未能解決所謂「柏林問題」，却具有積極改善西柏林居民生活條件的實際效果。四國協定簽署後所發生的變化有

（一）蘇聯對西方盟國佔領權不再提出爭議；

（二）接受西柏林和西德政府間的聯繫關係，並包括西德政府在外交政策上有權代表西柏林的利益發言；

從「冷戰的和平」到「圍牆的和平」

- (三) 西德政府可代表西柏林處理其和蘇聯以及和蘇聯集團國家間的關係；
 - (四) 重申保證並強化西柏林和西德聯邦間的密切合作；
 - (五) 同意簡化並保證進出西柏林旅行的執行程序；
 - (六) 西柏林人得重新前往東柏林及東德旅行（此項旅行自一九五二年及一九六一年以後乃完全不可能之事，但一九六三年及一九六六年間經過四國特別安排之少數情形除外）；
 - (七) 西柏林數處被圍地區之問題獲得解決。
- 四國協定在兩個超級強國妥協下確曾相當減少柏林危機再度發生的可能性。但美、英、法三國對此協定却持有保留態度，認為東、西柏林仍為美、英、法、蘇四國的共管城市。因此，從實際觀點說，西柏林並非構成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一個法定組成部份。西柏林自非波昂政府的轄治地區。美國駐東德大使 Ms Rosemary Ridgway 在答覆記者詢問時曾一再強調，美國駐「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大使館是設在東柏林而不是設在東德的領土上。

「紅色海洋」中的孤島

西柏林是被包圍在共黨紅色海洋中的孤島城市，除了三條空中走廊（柏林——漢堡，柏林——漢諾威，柏林——法蘭克福）外，其對外水陸交通都要經過長達一百一十英里（一百八十七公里）的東德領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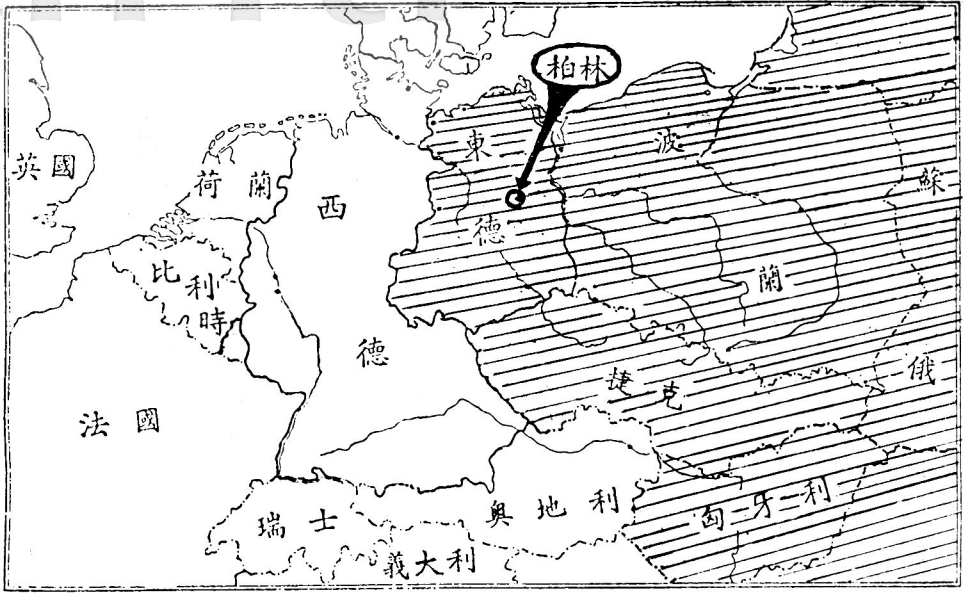
自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柏林圍牆」築成之後，西柏林即成爲一個被分割和被隔離的城市。二十四年來，東德新生一代因之對西方世界完全陌生隔膜而無從產生現實生活和意識形態上的嚴重衝突。老一代人的怒潮已經衰退，對現狀有著無可奈何的認命心情，目前這些年邁的東德人和西柏林的關係也僅止於殘存的親朋故舊，一旦這些人亡故，所有的聯繫都將煙消雲散。

環繞西柏林的不僅是一堵圍牆，還有長達百公里的電網、武裝巡邏隊、警犬和夜間探照燈的警戒設備。由空中鳥瞰，西柏林四週被東德以五十碼寬的「死亡禁區」隔離著。

擁有四百八十里平方公里土地和二百萬居民的西柏林，仍然是今天德國人口最多面積最大的城市，也是最繁榮的工商業中心，學術研究機構林立。

代表西柏林繁榮富足和高水準生活的是庫福斯坦（Kurfurstendamm）大道。市中心百貨公司 Ka De We 號稱爲歐洲最大的商業總匯，單以香腸一項食品來說，這家百貨公司就能提供顧客一千四百種的選擇機會。

西柏林約有百分之四十的勞動人口從事化學、工程、電力設備、紡織等工業。西柏林有百分之十五的勞力工作依賴外籍客工



在共黨國家包圍中的柏林

。外籍客工大批湧至西柏林的歷史，乃由於柏林圍牆的興築突然間阻斷了六萬名東德工人前來西柏林工作的通路，當時情勢所需，不得不改僱義大利人、南斯拉夫人和土耳其人替代。目前西柏林有二十四萬外國人，其中土耳其人幾佔半數。

外籍客工的大量湧至，再加上來自西德各地，而可不服兵役又閑散無業曠時作樂的德國年輕人，也使西柏林頻添不少的社會問題，由於孤島地理位置，柏林人對國際局勢非常敏感，政治上極易出現不穩定的現象。

美、英、法三國象徵性地在西柏林共駐有部隊一萬二千八百人，其中美軍六千六百人，英軍三千五百人，法軍二千七百人，有人比喻這批盟國駐軍猶如教廷的瑞士衛隊，因為華沙公約國和東德在西柏林週圍分別駐有三十五萬及十五萬大軍，總數達五十萬人之多，雖然迄今都是「西線無戰事」，但這眾寡懸殊的對照，却是一個不可忽視的現象。

在西德聯邦議會（下院）中的柏林邦議員非由選民直接選出，在聯邦上院中的柏林邦參議員亦係如此。他們在兩院全體大會中都沒有表決權，但在聯邦上、下兩院的各個委員會中（猶如在歐洲議會中以及在聯邦總統選舉時）却享有充分的投票權。

聯邦政府的法律對西柏林不能自動適用，必須在三個保護國不提出任何異議的情形下，由西柏林邦議會經過一定程序後通過接受。除此限制條件之外，西柏林和聯邦政府的政治和社會制度都可整合一體。

西德總統和聯邦駐柏林代表在西柏林設有官舍。西柏林有六十個聯邦行政機關和一般機構，官員和工作人員約兩萬二千人。這些數字尚不包括兩萬三千四百名郵政人員和二千二百名海關人

員在內。

柏林有兩名市長，一名稱爲Governing Mayor，暫譯「主政市長」，其地位等於西德聯邦各邦的邦總理（State-Minister-President）；另一名稱爲柏林市長（Mayor of Berlin），相當於其他國家大城市的市長，綜理西柏林市的一般行政事務。

柏林主政市長是高度政治性職位，可與西德其他十邦總理輪值擔任聯邦上院的議長。到目前爲止，歷任柏林主政市長曾於一九五七～五八年、一九六七～六八年、及一九七八～七九年三次輪值聯邦上院議長。柏林主政市長也具有聯邦總理代表的身份。

由於一九七一年簽署、一九七二年生效的「四國協定」，西柏林的經濟、財政、貨幣和社會福利制度固然完全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整合，在對其他國家關係中以及在國際機構中，如聯合國，西德聯邦政府均代表西柏林及其居民的利益，但在安全和法律地位上，盟國對西柏林仍具有最高權力，此項權力包括適用於有關軍事和緊急狀態的情況。此外，西柏林領空和對外交通等，也都屬於盟國管制的範圍。

除了由美、英、法三個保護國駐軍保護之外，西柏林的生存、繁榮則全賴聯邦政府巨量財政補助。爲實踐對西柏林所負的特殊責任及關切西柏林財、經狀況的穩定，波昂近年來每年對西柏林年度預算分擔百分之五十四，撥款逾百億馬克。

「圍牆的和平」

二次大戰結束後，西柏林一直在「和平」的偽裝下生活，從「冷戰的和平」到「圍牆的和平」，渡過了四十年漫長的歲月。現在西柏林市民似乎忘記了一個殘酷的事實，那就是柏林情勢的安危取決於國際局勢的演變。換句話說，西柏林的命運完全繫於美蘇兩個超級強國的外交動向。四十年來，儘管表面上西柏林的氣候時陰時晴，但骨子裏，東、西兩個世界基本對立的矛盾並無改變。

曾被西方國家形容爲「可耻的圍牆」（Mur de la Honte）已經存在了二十年，而東德却稱這座牆爲「反法西斯的保護欄柵」。事實上，二十年來，東德政權用它來堵塞自己同胞投奔自由的通道！

對於年長一代的人，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柏林封鎖」下的「空橋運輸」噩夢，以及一九五九年蘇共頭子赫魯曉夫主張盟國撤出西柏林的「最後通牒」的危機震撼，還縈環腦際；對較年輕的一代，「柏林危機」似已遠去，總之，目前柏林的「好景」時時出現著「不常」的幻影。

一九七五年七月三十一日，三十五國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簽署的歐洲安全合作會議宣言上曾強調調東、西雙方的和解，但是，

「柏林圍牆」並沒有因為強調和解而拆除，相反的，圍牆却在不時擴建。擴建的方式除了繼續向前推進以外，就是直的高和橫的延伸，甚至某些地方加築了雙層圍牆。「柏林圍牆」加得愈高，就意味著「東、西和解」的曲調彈得愈低。

對東歐集團，西柏林是西方一個巨型的民主展示櫥窗。自從一九六一年「柏林圍牆」豎起之後，這座民主櫥窗的光芒再也無法直接射達彼岸。但是，孤島柏林並不因圍牆的阻隔而萎縮，而仍繼續在自由空氣中繁榮茁壯。

在今天，經過東德管制區由陸路前往西柏林的手續業已簡化；穿越東、西邊界時，旅客可以不必走下汽車，東德海關人員也不像過去對旅客作翻箱倒篋，如臨大敵似的檢查，甚至還會說幾句幽默話來調劑氣氛。過去大發宣傳品的習慣也減少了。但這些都只是當前國際情勢下的暫短苟安局面，如果克里姆林宮的當權者一時心血來潮，柏林局面可能在一夜之間，發生突變。

今年五月八日是德國戰敗四十週年的日子，度過多次冷戰危機的西柏林人，目前在「圍牆的和平」下生活，心情複雜而又微妙。

美國總統甘迺迪曾經說過：柏林是「西方勇氣」的試金石。這真是一句至理名言，因為世界上唯有柏林是共產主義和民主政治天天都面對面短兵相接的地方。短兵相接的結果，將決定西方文明的命運！

參考資料...

1. *The Defense of Berlin*, by Jean Edward Smith, 1963.
2. *The Quest for a United Germany*, by Ferenc A. Vale, 1967.
3. *The Berlin Crisis 1961*, by Robert M. Slusser, 1973.
4. Common Values Common Cause—German States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merican Statesmen in Germany 1953-1983, Statements and Speeches Published 1983 by the German Information Center, New York U.S.A.
5. *Two Berlins, National Geographic*, Vol. 161 No.1, January 1982.
6. Le DDR vend à L'Ouest ses décrets politiques, le 6 janvier 1982, par Jean Picaper dans le Figaro.
7. "U.S. honors Dead in Berlin Blockad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IHT)*, May 14, 1984.
8. *A Bridge between the Germans*, Feb. 25-26, 1984.
9. "Whats Doing in Berlin,"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st, 1984.
10. *Berlin 45-La fin du IIIe Reich*, Edition J.M. Collet 1982.
11. *Berlin in Brief 1982*, Published by the Press and Information Office of Land Berlin.
12. *Federal Germany-Berlin 1982*, Published by the Press and Information Office of Land Berlin.
13. *Bericht (English text) Berlin 1982*, Published by the Press and Information Office of Land Berlin.
14. "Berlin Wall: 20 Years as a Symbol of Division between East and West," August 13, 1981 *IHT*.

15. "Berlin Recalls or Ignores, the 53 Uprising" June 14, 1984 *IHT*.
16. "Berlin Wall Divides City's Remaining Jews", April 14, 1984, *IHT*.
17. "Berlin: Where Rivalry of East, West, Soars," July 18, 1983, *U.S. News & World Report*.
18. Quid 1985, published by Robert Lafont, Paris.
19. *Berliner Morgenpost*, November 9&10, 1983.
20. *Der Tagesspiegel*, November 9&10, 1983.
21. *Berliner Morgenpost*, November 13&14, 1983.
22. *Der Tagesspiegel*, November 13&14, 1983.
23. American Television in Berlin (Berlin Tonight), November 9&10, 1983.
24.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für Deutschland*, November 10, 1983.
25. News From 24 Hours <BBC>, November 23, 1983.

國際問題講演集

25開本 全一冊

本集所收，為國內外學者在本中心（所）所作專題講演與討論之紀錄，內容則全存原貌，對於若干特別問題，尤其參考價值，所收資料自民國六十二年起到七十一年止。全書三十餘萬字，計四四二頁，實售新臺幣二〇〇元（國內郵購每冊另加郵掛費十二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編印
郵撥：〇〇〇三四三六一二號帳戶